



西安两仪文化

# 诗经吟唱

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，也都是他的自传；透过他的自传，使我们知道宣王三年（前825年）到幽王七年（前775年）这五十年间的史实。

## 君子阳阳（王风）



南仁家

山水清華



西安两仪文化



壹

时间地点

贰

人物事件

叁

诗意解说

肆

知识归纳

伍

识字会意





西安两仪文化



# 时间地点



绩麻 (八月)



宛丘



西安两仪文化



# 人物事件



子仲之子



恋爱





西安两仪文化



# 诗 意 解 说

原文：

君子阳阳，左执簧，右  
招我由房，其乐只且！

君子陶陶，左执翮，右  
招我由敖，其乐只且！

解说：

洋洋得意的君子，左手拿着鹭羽，  
右手牵着我

跳房中舞。快乐呀！真快乐！

快活喜乐的君子，左手拿着鹭翮，  
右手牵着我

跳鹭夏舞。快乐呀！真快乐！





【詩篇連繫】

詩經裡用「翻」字的只有東門之粉與此篇，由此篇的「翻」使我們聯想到東門之粉篇。將兩篇的情節作一對照，使我們了解了此詩的意義。將這兩首詩排在一起，是否可以呢？

【詩義辨正】

毛序：「君子陽陽，閔周也。君子遭亂，相招為祿仕，全身遠害而已」。詩在王風，而王城指東周，所以就附會說「閔周也」。序說君子遭亂，詩裡那一點有亂的跡象呢？集傳說：「此詩疑亦前篇（指君子于役篇）婦人所作。蓋其夫既歸，不以行役為勞，而安於貧賤以自樂，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，皆可謂賢矣。豈非先王之澤哉！」他是在說教呢？還是在解詩呢？姚際恒批評他們說：「大序謂：『君子遭亂，相招為祿仕』，此據『招』之一字為說，臆測也。集傳謂：『疑亦前篇婦人所作』，此據『房』之一字為說，更鄙而稚。大抵樂必用詩，故作樂者亦作詩以摹寫之；然其人其事不可考矣」。批評得甚為正確。





西安两仪文化



陽陽 = 快樂之狀  
西 → 房

詩經通釋(上册)  
了，詩義也就明白了。

「左執箠」、「左執翮」，在文法上是連類對舉。詩經裡凡是連類對舉，其意義都是一樣的。翻既是鸞羽所作的翮，那麼箠不應該是另一種東西的箠。箠為皇之假借。皇、一名翮，舞師拿着的一把五彩羽毛，歌舞時自己蓋在頭上，藉以裝扮鳥形（聞一多說）。房、是房中、舞曲名。教、是鸞夏，也是舞曲名（亦聞一多說）。左執箠，右招我由房，就是左手拿着鸞羽，右手牽着我跳房中舞。左執翮，右招我由教，就是左手拿着鸞翮，右手牽着我跳鸞夏舞。這不是兩個人在跳舞麼？宛丘篇說：「無冬無夏，執其鸞翮」，也是執翮而舞，不過一個是男的口氣，一個是女的口氣的不同罷了。這首詩是仲氏講她在學跳舞，不會是附會吧？茲以此義將這首詩作一解釋。

【字句解釋】

一章。陽陽、通作揚揚，快樂之狀（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說）。整章的意思就是：揚揚得意的君子，左手拿着鸞羽，右手牽着我跳房中舞。快樂呀，真快樂！

二章。陶陶、和樂貌。整章的意思就是：快活喜樂的君子，左手拿着鸞翮，右手牽着我跳鸞夏舞。快樂呀，真快樂！

連類對舉

二八



知识归纳



詩羽 dào ⇒ 雅潔

【詩義辨正】

毛序：「宛丘，刺幽公也。淫荒昏亂，游蕩無度焉」。上邊曾說陳幽公並無「淫荒昏亂，游蕩無度」的事跡，完全是誣譏。姚際恒就批判說：「小序謂刺幽公，恐『子』字未妥」。詩經中沒有稱國君為子的。且幽公再游蕩無度，也絕對不會無多無夏在路邊上擊鼓、擊缶而舞蹈。只因詩在陳風，故有此種附會集傳說：「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，故敘其事以刺之」。他已看出不是幽公。傅斯年說：「形容舞者之辭」，皮毛之見。

六、君子陽陽 (王風)

君子陽陽，左執簧 (通皇)，右招我由房。其樂只且！

君子陶陶，左執翫，右招我由敖。其樂只且！

【詩義關鍵】

這首詩的關鍵就在「左執簧，右招我由房」、「左執翫，右招我由敖」這幾句，這幾句了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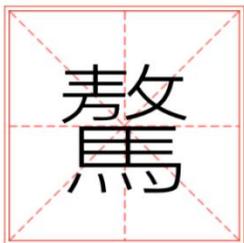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編 平陳與宋前後詩篇 二七

對





西安两仪文化



[ào] 

部首: 馬

笔画: 20

结构: 上下

部外: 10

五笔: GQTC

字典

词典

更多

规范字典



ào

1. 见“骜”。



识字会意





西安兩儀文化

# 謝謝體會

